

卫斯理

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dark, atmospheric illustration. At the top, there are floating rocks or debris against a dark sky. Below, a cityscape is visible with a bridge and a waterfall. In the foreground, a large, glowing, multi-eyed face is superimposed over the scene, with a bright yellow light emanating from one of the eyes.

浪子奇侠高达系列

绿屋怪客

迷城

浪子奇侠高达系列

绿屋怪客 迷城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沈 鸣

封面设计：张 军

浪子奇侠高达系列：

绿屋怪客

迷 城

作者：卫斯理（香港）

出版发行：太白文艺出版社

经 销：太原市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太原市新华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30 千字

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0000 册

ISBN 7-80605-57-6/1·39 定价：13.80 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目 录

绿屋怪客

画中绿屋	(3)
探查凶手	(19)
哑女朋友	(40)
遇合作者	(58)
房中有画	(74)
炸弹风波	(91)
枪战胜利	(112)
绿屋主人	(131)
水落石出	(149)

迷 城

迷 城	(179)
巨大的金属螺丝	(204)
一个巨大的脚印	(230)
迷城所在	(243)

绿屋怪客

作者 卫斯理

自序

某富商之独女余小韵，美丽而富绘画的天才。某夜，她遭遇到袭击，被殴打受伤，神智也失常，进了精神病院。她对外界事物毫无反应，没有喜怒哀乐，不讲话，似成了木头人；但她却仍能绘画，她整天绘风景画，但每次无端端多画一间绿色的屋子，她为何对这绿屋有深刻印象？绿屋的主人是谁？绿屋和此案件有关连吗？

高达和其助手及合作者在调查此案的过程中，无意间牵出了很多复杂的人和内幕，接着又发生了一连串事件：一军火商的枪枝被偷去，余小韵之父的办公室遭到枪击，一赌场老板被炸死……这些事件和余小韵案件有关连吗？案中有案，如堕五里雾中，高达等能否拨开云雾，发现真凶？

画中绿屋

那间医院连外表都不像是医院，而里面工作的人亦不像是医生或者护士。

高达对那个经过的美丽女郎说：“你是护士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那个女郎说。

“但你并没有穿什么！”高达说。

那个女郎吃吃笑起来：“你怎么知道呢？我里面是没有穿什么，但是外面这件衣服可不太薄，你怎么看得出来呢？”

“呃——”高达有点窘：“我是说，你没有穿制服。”

“这里没有穿制服的。”那女郎说。

“噢！”高达说：“那么——”

那个女郎一手穿过他的臂弯把他挽住，说：“来吧，我带你到一个幽静的地方去，我们去那儿好好地谈！”

她太亲热了，使高达觉得不大妙。

高达说：“呃——不静的地方也一样是可以谈的。”

“但是你不喜欢女人穿着衣服——”

这时后面另一把女人的声音说：“莉碧嘉不要这样，这位先生的太太在外面等着！”

莉碧嘉立即把手抽回出来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先走。”她匆匆走掉了。

高达转过来，看见这个救他的女郎是一个栗色头发，有着灰色眼珠的欧洲人，相信还未到三十岁。她也是打扮得很时髦，一件黑色的无袖T恤衬着紧身的黑裤子，露趾的金色高跟鞋，腰间一条金色的腰带在侧面缚一个大蝴蝶结，就使这黑色服装变得富有魅力。而且黑色与她的皮肤白是很配衬的。

“多谢你为我解围，”高达说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郭苏珊，”她说：“我是医生。”

“你们这里真的没人穿制服？”高达问。

“没有。”郭苏珊说：“这里是一间精神病院，假如命名病人若是记起自己正在接受治疗，而医生护士与他们有明显的不同，那是不大有帮助，是吗？”

“有道理，”高达说：“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制度的医院！”

“是这里首创的，”郭苏珊说：“刚才那是一个病人，她对男人都很有兴趣，

这是她的毛病。”

“但是我的太太并不是在外面等着，”高达说：“事实上我根本没有太太！”

“她不能忍受有太太的男人，”郭苏珊说：“是一个有太太的男人使她受了刺激而进入这里的，我们认为这种抗拒性可以保留！”

“你——不像是位医生，”高达说：“我怎知道你是不是医生呢？也许只是一个喜欢扮演医生的病人。”

“我是医生，”郭苏珊说：她那灰蓝得很可爱的眼珠平静而没有表示反感：“但是你是谁呢？”

“我叫高达，”他说：“我是来这里——”他狡猾地笑起来，“其实，可以说我也是一个新来的病人。”

“你不是，”郭苏珊冷酷起来：“请别开玩笑，你究竟来这里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来这里看余小韵。”高达说。

“余小韵——？”郭苏珊说：“你是她的什么人？”

“她的父亲有通知你们吗？”

“哦！”郭苏珊说：“你原来是那位私家侦探！”

“我不是私家侦探。”高达说。

“但是余先生说由你来调查一下余小姐的事情——”

“我不是私家侦探，也一样可以做这工作的！”高达说：“但是不要紧了，侦探也好，不是侦探也好，总之就是做这件事情的人。”

“你不能跟余小韵谈话。”郭苏珊说。

“假如你是担心我的——”

“我可以先带你看看她，”郭苏珊说：“跟我来吧！”

他们通过这座很现代化，像一座豪华酒店，亦像一座豪华住宅的建筑物，到了后面。那里有一片很宽大的草坪，草坪的尽头是向下斜的斜坡，对面是远山，风景优美。

草坪的边缘，背着他们的就是余小韵，她正坐在一张帆布凳子上，面前放一只画，正在作画。

郭苏珊说：“等她画好了之后再跟她谈好一些，你可以等吗？”

“不要紧，我可以。”高达说：“我有的是时间。”

“你到我的写字间来吧。”郭苏珊说。

她又领着高达走，途中碰到不少男男女女，看来都是正常的，就像这里是一座俱乐部或者度假酒店，现在看不出谁是病人，医生或护士。

不过高达则是认得利碧嘉。途中，他们又碰到利碧嘉，利碧嘉拉住郭苏珊，说：“苏珊，这个人，他是有太太的，他太太在外边等着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郭苏珊说：“我正在劝他对他的太太忠实一些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他们离开了利碧嘉，继续走。

高达说：“你给我制造了一个不好的形象，医生，即使我有太太，我也不会对她不忠实的！”

“对不起！”郭苏珊说：“但是你没有太太，而且我又不是来与利碧嘉交朋友。”

“但是你似乎在增加利碧嘉对已婚男人的敌意。”

“你在教我工作吗？”郭苏珊说：“要她提防已婚的男人，难道有什么不好吗？她是不能再受次这样的打击的！”

他们转入了郭苏珊的写字间，郭苏珊关上了门，拿起一副望远镜交给高达说：“你可以远看余小韵！”

高达走到窗前，那里是可以看到余小韵的，不过距离太远了，所以假如不用望远镜，是看不表楚的。

余小韵是一个美丽的少女，高达可以看到她的右侧面。她正在很专心，很写意地在画布上涂颜色。而她也显然是有作画天才的，画布上一幅很好的风景还已大致完成了。

余小韵好像可以感觉到有人在看她似的，扭过头来望望。高达说：“老天！”

“她的左边的是吗？”郭苏珊说。

余小韵右边的脸与左边的差得远了。本来应该是与右边同样美丽的，但是可惜为了某种事情而受过伤，以致这边脸全是丑恶的疤痕。

高达说：“整容手术是可以把她的脸弄好的——对不起，我又在教你了！”

“她心中的伤疤要首先痊愈。”郭苏珊说：“当她自动提出要整容时，那就是一个好现象了！”

“唔，”高达点头说：“你是一个好医生！”

“多谢你！”郭苏珊说：“但这只是很基本的心理而已。”

“你姓郭，中国话又讲得好，”高达说：“有一个中国人的姓，你是中国人？”

“不是，”郭苏珊说：“我来到东方，就改一个东方人的姓，人家叫我也会较容易一些。”

“唔，”高达说：“你是真的有志投身医学的医生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郭苏珊说：“在这种地方工作，多数都是为了兴趣或者理想！”

“对了！”高达说：“否则的话，自己开一间诊所，胡乱给病人开一些药，不够钱用时叫病人开刀，那就可以生活得很舒服了。”

“我看你对医生是没有好感的！”郭苏珊说：“但是我也不能怪你！”

他放下了望远镜，郭苏珊则拿了过来，向余小韵望过去。高达在一张舒服的椅上坐下来，看着郭苏珊的背面。他说：“苏珊，你是一个很美丽的女人！”

“你不是来看我的！”郭苏珊说。

“假如你的腿子能够多长点肉，”高达说：“你就会更有吸引力！”

郭苏珊放下望远镜，转过来瞪着他：“这不关你事！”

高达格格地笑起来：“一个还有感情的医生，我相信你会是好医生！”

郭苏珊啼笑皆非地看着高达：“余先生还派你来考医生的资格吗？”

“这只是我自己的主意！”高达说：“有许多医生失去了感情，就不关心病人，只会用药，那些都不是好医生！”

“这倒是真的。”郭苏珊叹一口气。

“不过我讲的也是直话，”高达说：“假如你多长一点肉，动作学得女性化一些——一个女人将来总是要嫁人的，没有男人愿意一个没有女人味的太太！”

“多谢，”郭苏珊说：“但关于我的讨论到此为止吧。你是为了余小韵而来的。”

“她画了多少间绿屋？”高达问。

“唔，”郭苏珊说：“你的观察力倒是很强的！”

“她画上的风景，与对面的风景是一样，画得很好，但是中间多了一间绿色的屋子，风格又不同了，其他的是写实，这屋子却很抽象！”高达说：“我相信这屋子一定有些问题！”

“是呀，”郭苏珊叹口气：“我就是希望她画得清楚些，假如有一天她能把屋里的人物，也画出来就好了！”

“这地方也不错，”高达说：“但是，病人与医生都分不出来……”

“我们能分得出来就行了，”郭苏珊说：“我们又不是做给人看的，来看的人分不分得出有什么所谓？”

她伸手按了一个按钮，一只柜子的柜门打开了，原来里面有许多彩色闭路电视机，可以看到医院各部份。

高达格格笑起来：“啊！原来这里实在是像一座特务机关，随时监视人。”

“我们必须观察病人，”郭苏珊说：“只是不想他们知道吧了——唏，你还有人同来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高达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两个人，”郭苏珊说：“他们不是我们这里的人！”

“这两个人，”高达说：“看来也不是好人，还是快把他们截住。”指着闭路电视。

郭苏珊已经这样做了。她按了一个红色的按钮，通过传声器，说：“保安人员，有两个陌生人混了进来。”

“陌生人也可随便混进来吗？”高达问。

“不可能，”郭苏珊说：“除非是冒充访客。”

他们往电视机中看看，看见有两个身材相当高大的男人出现了，正向那两个可疑人物盘问。由于这两个高大男人亦是穿普通便服，所以高达也不知道他们是保安人员，只有郭苏珊知道。

他们从电视机中只看到四个人在讲话，而听不到讲什么，不过情形看来不大愉快。跟着那两个保安人员每人捉住一个男人的手臂，要把他们“请”出去。

那两个人忽然纠缠起来。一个保安人员给一拳打开了，另一个亦给摔了一跤。

这两个保安人员正要爬起身，给另外一具病人按倒在地上，踢了一脚。

“你的病人也参加作反。”高达说。

“那不是病人！”郭苏珊说：“我们这里没有凶性的病人，那是另一个陌生人。老天！有很多人潜了进来！”

“余小韵。”高达说着，一跳就跳到窗前。

余小韵却在那边作画，静静的，屋内的混乱对她并未有影响，而她事实上亦听不到。

“我得到她的身边去，保护着她。”高达说：“这些人可能是为了她而来的！”

“你快点去吧。”郭苏珊说：“不，不是这边。”

高达打开窗子爬出去。

“你会跌死的！”郭苏珊说。

“放心好了，”高达说：“你会做医生，我会跳！”

“小心点，”郭苏珊说：“不要吓着余小韵！”

“这个我也会的。”高达说。

他一跳就跳下去，落在草坪上，便向余小韵奔跑过去。跑了一段之后，他就慢下来，改为步行。因为，假如他直线过去的话，他是会把余小韵吓着的。而且他也看到，并没有别人向余小韵走过去，没有竞争，不会有人比他先到达。

高达走到了余小韵的身边，余小韵没有理他，还是继续作画。

高达对她微笑点头说：“你这画画得真好！”

她也没有反应，就像听不到似的。高达一点也不感到意外，余小韵就是因为这样而被送进来的，她不讲话，似乎没有了喜怒哀乐，就变成了一个木头人似的。

“这屋子，”。高达说：“我好像到过，让我想一想——”

余小韵似乎震了一震，但是大致上却是没有什么表示，继续作她的画。

“唔！”高达说：“也许不是这一间。屋子是有相同的，假如知道这屋子里有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东西，就知道是不是同一间了！”

这是一种诡计，郭苏珊虽然是医生，但相信不会用这种诡计的。

但是，余小韵则是仍没有什么反应，似乎，她已忘记了高达这个人存在了。只是高达提到他到过这个屋子的时候她才震了一震，之后她就没有什么反应了。本来，高达也可以继续用这个诡计的，但是正如郭苏珊所讲的，余小韵不能够受太大的刺激的，也许一刺激之下，反而会引起反效果。

所以高达也不能急进。他说：“也许只是物有相同吧。小姐，你不介意我

坐在这里吗？”

余小韵又是没有反应，高达就在身边的草地上坐下来。以他的口才之好，他也是感到无法开口与余小韵搭讪。所以他就只好坐在那里。

余小韵继续画着她那幅油画，虽然她刚才是稍为分一分神，但是现在又是全副精神放在那幅画上了。

高达仍然在注意她所画的，而他发现，现在她又不去碰画中的那间绿屋了，只是在修饰旁边的风景。这可能是一种退缩的反应，高达刚才提过她的绿屋，她就不去碰了，因此高达更不敢再提起来。假如过度刺激，他可能令她对有关这座绿屋的印象抹去了。

有时，高达亦会望过去医院那边，却看不到什么动静，亦听不到声音，因为太远了。不过，他相信刚才几个不速之客是大有来历的，把他们捉下来了之后，一定可以供给他一些情报。

他也很希望他能帮助捉住那些人，帮着问口供，但是他可不放心余小韵，只好留在这里。当那边的事情揽妥了之后，郭苏珊是自然会派人来通知他的。等了很久之后，高达开始不安起来了。因为似乎等得太久了，也许是那些人已给捉住或逃脱，为什么还没有人来通知他呢？即使是逃脱了，郭苏珊局限性是应该通知他的呀。

跟着，他忽然听到警车的警号声。警画这声音是可以传得很远的，因此高达虽然在这样远的地方，还是可以听到。他开始感到不妙了，颈背上的汗毛也直竖起来。然而，在有人来接替他之前，他是不放心余小韵的。

他望着屋子那边。

再过了一阵，就有一部汽车从屋子那边向他驶过来。这是一部属于医院方面的汽车。

这部车在十几尺之外停下来。

余小韵仍无所觉，还是在绘画。

车子上下了三个便衣的人，其中一人显然是医院中人，另外二个则是便衣警探，马洛司一看就看得出。

那医院中人向高达伸手一指说：“就是他！”

其中一个警探躲在车子后面，手中的枪露了一露。另一个警探则与那个医院中人一齐走过来。他手中没有枪，但上的衣襟却张开，显出他是随时可以拔枪的。

那警探低声说：“朋友，你最好不要麻烦，自己走过来！”

高达冷笑着说：“我不是来找麻烦的人！”

他向他们迎过去，那警探说：“手放好一点！”他的意思是手要离开身子以免有拔枪之嫌。

“我没有枪。”高达说。

“你总之规规矩矩地走过来好了!”那警探说。

高达只好把手放得尽量“规矩”地走过去,那警探一手把他的衣领后面执住,推到车子后面,车后的警探就用枪抵住的腰,命令道:“伏着!”

高达只好依言,两手按着车身,半伏在那里,让那警探搜他的身子,一面问道:“你们究竟在干什么?”

“我们就是正想问你在这里干什么?”那警探说。

那个医院中人看过了余小韵,亦走过来问道:“你对我们的病人干了什么?”

“我没有对她干什么,”高达说:“她不是还正在安安静静地作画吗?”假如我对她干了什么,她就没有那么安静了!”

“你来这里干什么?”那医院中人问。

“我来这里是——”高达大感岂有此理:“你叫郭苏珊来吧,她知道我在这干什的!”

“郭苏珊在哪里?? 一个警探问。

“你在开玩笑!”高达说,“她是这里的医生!”

“她给你的同党捉走了!”那警探说。

“什么?”高达愕愕地看着他们。

“你们进来捣乱,把郭苏珊捉走了!”

“那不是我们!”高达叫道:“我不是跟他们一起来的!”

“有人看见你从郭苏珊的写字间跳窗逃出来!”

“我不是逃出来!”高达说:“我看见有人捣乱,我就尽快过来保护着余小韵,跳窗下来是最快的路线。两者之间,直线最短,这是最基本的几何原理,你们明白吗?”

他们也许是明白这几何原理的,但是他们则显然并不相信高达所讲的话。

高达摇摇头,叹一口气:“我们回到屋子里再谈吧。但是余小韵,请你们一定得派人保护着她!”

“她在这里是安全的!”

回到医院里,打了一个电话给余小韵的父亲,就能证明了高达的身份及来意了。那个带着警探来的医院中人原来是这医院的院长。

他说:“我们的病人,我们懂得怎样处理,用不着你来帮忙!”

“我不是帮忙你们治病,”高达说:“我只是希望余小韵能供给一些情报!”

“你不能自己来骚扰病人,”院长说:“你要知道什么,你得先通过医生!”

“我就是通过医生,”高达说:“我正在跟郭苏珊医生谈这个问题的时候,忽然有人捣乱,我恐怕那些人是为了余小韵而来的,我立刻赶过去保护着她。啼! 究竟郭苏珊是怎么回事?”

他们告诉高达,那些捣乱的人原来有很多个,他们与保安人员相打起来,

忽然有人拿出枪来。这里的保安人员是没有枪的，有人拿出枪来，他们就不能动了，只好任由他们摆布，而这些人却把郭苏珊劫走了。

他们走了之后，医院中人就报警，警方就赶来了。

“你们也来得真快啊，”高达对领头的那个警探说：“但是你们却不能中途截住他们？”

那个警官显得有点尴尬。他说：“本来这里路不多，开车走是差不多一定可以给截住的。”

“那你即是说，”高达说：“他们不是开车走的了？”

“他们是开车离开这里的，”那个警探说着，用手在旧顶上比画着，画出了两条睡线和地势来：“但是他们开车到这里的山上，就有直升飞机来接应，车子弃下来了。我们没有准备，不能够追直升飞机。”

“你们看见直升飞机？”高达问。

“来时看见有直升飞机在天上飞过，”那警探说：“但我们当时没有注意，你知道的，这个时代直升飞机在天空飞过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，而且，他们弃下了车子，假如不是乘直升飞机飞走了，那么人到哪里去了呢？”

高达用手揉着自己的额：“岂有此理，我竟搞错了，原来他们来的目的是郭苏珊，而不是余小韵。但是，为了什么呢？”

“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们？”那警探问。

高达转向院长：“也许你也可以提供一点资料？”

院长耸耸肩：“我不知道，郭苏珊只是一位医生，从来都没有这一类的麻烦，但是你来了，就有了，我猜，这应该是与余小韵有关的。”

“但是捉走了医生干什么？”高达说：“你们又不是只有这一位医生。”

“你告诉我吧！”院长说。

“你们有没有失去其他什么？”高达问：“他们除了捉走郭苏珊之外，有没有拿走什么？”

“这里——”院长挥挥手：“我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拿走什么，闭路电视就是不监视这里面的！而这里东西又多，我们一时也不知道是不是失去了什么。”

他们此时仍是在郭苏珊的写字间里。

“放出来看看吧，”高达说：“反正是要找那些人的，认认他们的样子！”

闭路电视所见到的情景，是可以录映的，平时不会录下来，但是一有事发生，保安人员就会按动按钮，而自动录映下来了。这有如银行里的设备一样，假如有贼人来行劫，就会把情形录映下来。

“跟我来吧！”院长说。

他们跟着院长到了另一间房间，那里就是保安人员的中心，这里也是闭路电视中心，从这里可以看到每一副电视，而且已经有保安人员正在整理录映带

了。看情形他们也差不多整理好了。

高达等一坐下,那些录映带亦可以放映出来了。

都是有关的部分,最初是高达在郭苏珊的写字间里看到过的,那两个不速之客与保安人员相打的情形,以及忽然再多出现了两个人,这之后的则是高达没有看到过的了,因为他已经跳下窗外去保护余小韵。现在,从这些录映带中,他们可以数到,原来来的人有七个之多。

他们其中两个拿出枪来指吓客人,跟着就进入内部,可以看到他们进入走廊。进入了郭苏珊的写字间之后的情形如何则看不见,但是可以看到他们押着郭苏珊出来。

“停一停!”高达说。

录映带凝住了。高达伸手一拽说:“他们拿着的是什么?进去时没有的!”

“那是一只大只袋,装X光片用的那种。”院长说。

“他们捉去了郭苏珊,还拿走了一些X光片?”高达问。

“不一定是X光片,”院长说:“我们这里不很注重这个,你知道的,我们所医治不是生理上的毛病,当然,体格检查及纪录肯定是有的,但是,这是——对了,这是余小韵作的画,苏珊很注意研究,因为一个人肯作画,内心可以从画中看到——”他伸手按了一个,拿起内线电话,接通了之后说:“李小姐,请找一找郭苏珊的写字间,帮我看看那些画在不在?”

他放下电话,对高达说:“李小姐是郭苏珊的助手!”

李小姐过了一阵进来,是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少女。她说:“找不到那些画!”

“你以前看过那些画吗?”高达问。

“看过。”李小姐说。

“郭苏珊有对你讲过她从画中看出什么来?”高达问。

“没有,”李小姐说:“是不对我讲这些的,她只是做下了一些笔记,但是笔记也不在了!”

“唔!”高达说:“谢谢你!”

“还有什么吗?”李小姐问。

“你暂时先回去工作吧,”院长说:“假如需要你,我会再叫你的。”

李小姐出去了之后。高达说:“她很幸运!”

“什么意思?”院长问。

“假如她知道得多一点,”高达说:“她也会给捉走了!”

“但是,”那警探说:“那些人怎知道她知道得多或知道得不多呢?”

“他们显然是知道的。”高达说。

“难道你是说我们这里有内应?”院长大表反感,他当然不希望自己所管理的机构里面有古怪。

“有多少人知道这画的事情？”高达问。

“工作人员差不多全都知道了，”院长说：“这不是秘密，郭苏珊医生在研究这些画，是用不着守秘密的，不过她从画中看出了什么则是要守秘密的，因为这中间可能有泄及私人的事情。”

“这就是了，”高达说：“因为他们很容易查出郭苏珊是正在研究这些画，亦知道郭苏珊还未透露研究的成绩。因此这里任何人都可能会泄漏出去。让有企图的人知道了亦没有提防！”

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”那警探问：“为了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为了什么，”高达说：“假如捉到这些人就可知道了。”

“余小韵又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那警探问。

“余小韵曾被人袭击，一边脸被打成这个样子，”高达说：“她受的刺激太大，”他对院长挥挥手，“你是专家，你讲！”

“这是逃避记忆的一种情况，”院长说：“遭遇了太恐怖的事情，自己企图把这些记忆关闭，抹去，这样，脑子就不想用，变成木头的似的。所以她给送到这里来！”

“当然，”高达：“医院的工作是使她恢复正常，而不是找到袭击她的人。但是余小韵的父亲急于要找到袭击她的人，托我。我第一步就是到这里来一趟！”

“唔，”院长说：“是这样的目的，怪不得了。显然有人不想你知道袭击余小韵的是谁，而最不想你知道的人，也是袭击她的人！”

那个警探也是很精明的。他说：“假如是如此，那么目标应该是余小韵而不是郭苏珊了，郭苏珊即使知道一些，也未必就已经知道全部。只要把余小韵消灭，那就安全了，但他们何以要把郭苏珊捉去呢？这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情！”

“这个——”院长说不出话来。

高达则站着没有做声。

“也许，”那警探对高达说：“是另外有人很有兴趣知道袭击余小韵的是谁？”

“也许是是的。”高达说。

“我们已经有了这些录映带，”那警探说：“我们可以晒成照片，通缉这些人！”

“等一等！”院长说：“不能这样做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那警探问。

“郭苏珊在他们的手中，院长说：“假如一吵起来——”

“你是想保存你这医院声誉？”那警探差别。

“不是！”院长说：“我们得顾着郭苏珊的安全！她——假如事情闹得太大

了,他们就不会放过了!”

“绑票案通常都是不会放人的多,”那警探说:“而且闹与不闹,也是关系不大。郭苏珊假如放回来,就会说出他们是把她捉去干什么。假如我们不快些行动,可能永远找不到她了!”

“假如这些人的目的是想找到袭击余小韵的人!”高达说:“宣扬起来,袭击郭苏珊的人就会知道。那情形就会更复杂了!”

“你也赞成守着秘密?”那警探问。

“暂时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。”高达说。

“这不行,”那警探摇摇头说:“这有我的责任,一件罪案发生了,既然我已得到了犯罪干的照片,就要尽快通缉!”

“给我两三天时间,”高达说:“我去把郭苏珊找回来!”

“这是我的工作,”那警探说:“与你无关!”

“你假如不采取行动,你就难向上司交代吧,”院长说:“我可以打个电话替你安排的。”

“院长,你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吗?”那警探问。

“我得为郭苏珊的安全着想。”院长说。

“你听我讲,”那警探说:“这虽然是一件绑票案,但不是勒索。他们没有问你要钱,所以也不一定会交还郭苏珊!我们得去找她回来!”

“我刚才已经说过,”高达说:“让我去找!”

“这不是你的工作!”那警探固执地说。

“我相信余小韵父亲也会跟你的上司讲的。”高达说:“而余先生亦会接受我的意见!”

“你们!”那警探愤怒地说:“我办案多年,我知道怎样做法是最好的!”

“假如你的上司吩咐你先等一等呢?”高达问。

“噢!你们!你们这些有钱人,和有钱人的奴隶!你们什么事情都要乱搅一通!”那警探叫着,又叹一口气:“好吧,既然一定要打这电话,就打吧!”

“我现在就打这个电话。”院长说。

他真的打这个电话,那警探则站起来走近去,高达跟着他走了。

高达给他一支香烟,他接受了,但是瞪了高达一眼。

高达说:“你对有钱人没有好感,是不是?”

“当然了,”那警探说:“他们老是阻碍我们工作。他们自己又不懂,却要教我怎么做。”

“我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感。”高达说。

“你对他们没有好感,但是你是替他们工作的,就应该受他们的气。”那警探说,“但是我却不是为他们工作的。”

“也许是,”高达说:“不过,我仍然认为,暂时拖一拖,这方法是比较好